

#SHIZHENG

编辑—吴笑言 撰文—kara 设计—木谷

THE ROMANCE BEHIND THE DATA

施政：科技宅男的数据情诗



作为媒体艺术家，施政的创作形式涉及电子音乐、Audio-Visual 装置以及现场演出。其作品通过电脑技术尽可能地扩大观众视听通感体验，在其中声音与影像是一体存在的两面，缺一不可。在完全由电脑程序所生成的虚拟世界中，他不仅仅是创造者，更像是坠入其中的漫游者。聊起对于创作最大的热爱，他的回答倒是一下脱离了技术宅男的冷峻，显得温情起来：“我希望通过创作做一些随着时间流逝依然可以留存下来的东西。”

数据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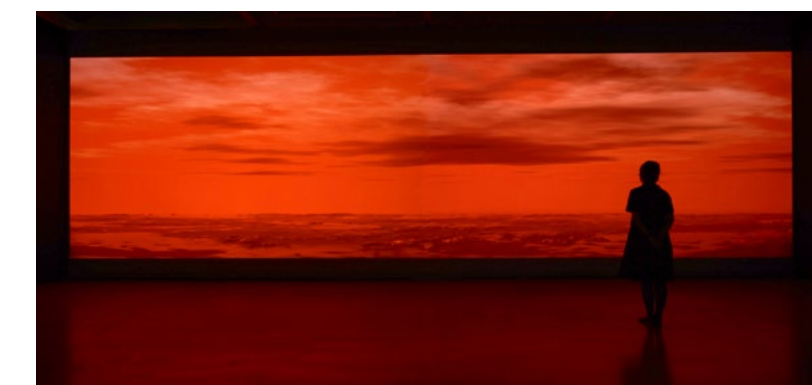
走近施政的作品，你总会被他打造的强大的空间磁场所吸引。他的作品总是包含视觉听觉的多重体验。早期创作最严苛的时候，施政非常在意声音和影像的完美控制，试图让每一个声音的频率都可以精确对应到画面的像素中，现在则更喜欢有张力、有时略微失控的作品。在他看来，视听体验是关于空间的，这在他的 Offset (2014) 和 Embers (2017) 两件作品中都有所体现。由声音所形成的声场和屏幕漫射出的光构成了一个包围着观众的沉浸式空间，这也是他将他的影像作品称为空间装置的缘由。他希望观众在面对视觉内容时也可以和环绕的声场与屏幕产生感官上的共振，如果将屏幕比做一层膜的话，这种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就是试图让膜消失。他期望观者能在每一次观看中体会到冲击感，也更加追求作品表达出的生命力。“我们所观看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他留给大家的思考。身处高度科技化的时代，技术、数据、算法不断影响我们的视觉文化。施政使用这些科技技术让我们看到更多视觉图像背后的本质。“我相信技术可以揭示不可见，数据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

虚拟世界的漫游者

出生于1990年的施政，在中国美术学院学习跨媒体艺术，而后前往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一直和媒体科技打交道的施政，将自己描绘成虚拟世界里的漫游者，闲暇时最爱的就是在网上收集各种图像。聊起自己最喜欢的空间，竟也直白地表示是在电脑前。离开屏幕后他比较喜欢散步，这种没有目的地闲逛的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flâneur”这个法语词汇所代表的漫步者。在美国，每天都行走在各种不同的种族和文化之间，在搭乘

纽约地铁时这种感受尤其强烈，这让他的作品由过去完全由虚拟空间提取再创作，转变为反映周围的生活环境。例如他近些年所做的 Monroe (2018) 和 Frosty Morning (2019) 两件作品：前者通过电脑技术重建并实时模拟了芝加哥蓝线 Monroe 站的一个自动扶梯，Frosty Morning 则利用机器学习不断生成未来潜在的《纽约时报》首页。

本以为从事媒体艺术工作的他受到了在数码时代中成长的影响，他却表示并没有主动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承认技术、设备等创作工具的快速迭代给创作带来了更多可能性。“我们所处的前后10年间，在任何时间点使用电脑程序创作都会有不同的开启方式。随着 ARM 芯片的时代到来，接触电脑艺术的下一代人是否也会和当初的我有类似的感受？”施政觉得自己的艺术创作就是一个与大众分享的过程。对于虚拟世界的探索引导了他看待现实世界的视角，最早从迈入 Second Life 虚拟社群开始。自那之后，他的创作总会带有某种“漫游者”的视角。每当他创作一件新的作品，或者说构建一个新的“世界”时，就会营造一种身处“沙盒”的幻境，他既能透过这个容器观察现实世界，又能通过镜像反观自己。而这其中现实和虚拟的叠加状态也是他想借由作品分享给观众的态度。施政自认为不是靠灵感创作的艺术家，很多作品间的关系都是相互推进的，甚至他会将创作的过程视作一种解决问题的过程，比如面对目前创作的对象向自己发问，但很可能在下一件作品才会找到问题的答案，作品之间随即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



Q & A

在你看来，在现今成为一名艺术家需要承受什么？

我过去常常认为如何持续创作并同时保有创造力是艺术家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但后来我也意识到，其实艺术家的角色未必是“职业化”的，各种形式的艺术与设计早已融入了日常生活。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我想应该艺术家应该还是需要保持好奇和学习的状态吧。

你的作品往往都有声音和影像的结合，你为什么很注重观众的视听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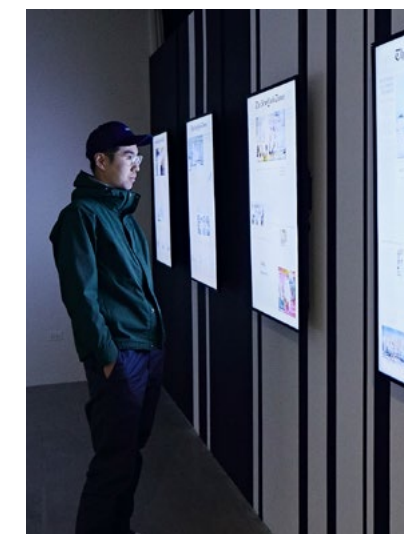
除了视听体验与空间的关系之外，我觉得同时创作声音和影像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当你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声音又可以是影像的一种回响，或者影像是声音的某种触发源，特别是在我在创作 Nimbus 的时候，虽然作品视觉上描绘了一片不断变化的“云气”，但它的另外一部分也通过声音得到了体现，从这层关系上看，声音和影像就像是一体存在的两面。

分享你日常的一天？有什么独特的生活或工作习惯？

以前我常常熬夜至很晚才会休息，第二天临近中午起床。不过这两年一直在不断调整作息，早起后第一件事一定是冲壶咖啡，看一会儿邮件和新闻，7点半左右去住处附近的布鲁克林展望公园跑步，还能观察到特别多在跑步和骑车的人，今年的疫情也让我更加珍惜身处户外的时间。

给你带来重大影响的艺术家或是一些人，可以分享之间的故事吗？

伦敦泰特美术馆的“罗斯科房间”和媒体艺术组合 Granular-Synthesis 的作品 MODELL 5 对我来说一直非常重要。在杭州时，我完成了第一件影像作品 Offset，导师姚大钧对我提出“作品要纯粹”，当时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只是立刻联想到了自己看过的第一件媒体艺术作品 MODELL 5（《模特5号》）。之后我一直试图通过后来的创作去理解“纯粹”，2015年我在参观泰特美术馆时偶然走进了“罗斯科房间”，昏暗的展厅四周陈列着罗斯科的 Black on Maroon 系列，当时沉浸在其中的我觉得非常震撼。虽然这两件作品是截然不同的媒介，但我常常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比较，它们都达到了我所理解和期望的一种“纯粹”吧。



对页 -

Nimbus
声音影像装置 Audio-Visual Installation
13' 51" 循环 Loop, 2015

本页 - 从上至下

雾晨 Frosty Morning
多屏幕影像装置 Multi-channel video installation
10' 00" 无缝循环 seamless loop, 2019

余烬 Embers
声音影像装置 Audio-Visual Installation
05' 03" 循环 Loop, 2017